# 我的愛情遺落在春天

瀛苑副刊

你說老師有一個癖好：專撿又大又粗又久的玩，這是什麼鬼話？連Barry那個自稱浪貨的人都知道性不是只有器官而已，重要的是感覺，是尊重。Barry交過幾任了？哪一任不是固定兩、三年以上？老師呢？他的性伴侶沒有一百也有五十！我知道我的言語似乎太粗糙了，你於是緩緩低下頭，說：「難道我真的敗在這裡？」「這不完全是你的錯。」我說：「不能完全怪你。」

阿堯和健哥的事情曝光後，健哥自己開了一家小型的同志咖啡館，他並不排斥圈外顧客，他開店的目的是要讓同志有個暫時的棲身之所。在外觀上，健哥的咖啡館和一般咖啡館並沒有什麼兩樣，裡面聽的一樣是古典樂，喝的一樣是卡布其諾，只是調配方式互異，加上心情不同、體會不同罷了。阿堯卻沒有健哥幸運，被退學後，他便成了半清醒半瘋癲的狀態，大約三年前，他徹底崩潰，被家人送進了精神病院，「這是我目前聽過最悲慘的案例」，Barry對我說。完全瘋了的阿堯，見人就咬，更令人駭異錯愕的是：出口成「髒」。健哥常常來看他，健哥的出現，總是比任何藥劑都有效。我親眼看見原本坐在地上玩著自己撒出來的尿的阿堯，在見到健哥後，痴痴望著健哥的情景。雖然時間很短暫，但我在這一瞬間看到了愛。

你在手術台上動了一下，大概是麻藥期限快到了，醫師又給你打了一針，幾秒鐘後，你又失去了知覺。你隱約中看見新聞正在報導一件件強姦案件，其中甚至包括父親強暴女兒的亂倫悲劇。看著一具具屍體被閒置荒野，你的心不禁翻攪著。在屍體堆中，老師牽著一個男人的手，微笑地向你走來，告訴你，最好趕快死了這條心。我臊狐狸模樣的母親從米蘭返台，手裡拎了個GUCCI手袋，晃啊晃啊打到

你的臉上，你的鼻子腫了，流下一淙淙綠色的血液。你用雙手承接沿著雙唇流下的液體，然後看見自己吞了一顆——藍色小藥丸。

我的龜蛋爸爸究竟拿保險套做什麼呢？你告訴我，大概是在我不在時帶女人回家吧。事實證明，你的想法真他媽的愚蠢。在一個無聊至極的午後，我回家拿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，經過他的房間時，我聽到斷斷續續的呻吟聲，從房門的縫隙望進去，我心中一凜，沒想到他正在跟一個大學生模樣的男人做愛！這個時候，我終於明白了，你真是太後知後覺了，王至剛。我從手術台上下來，轉到了一般病房休息。我昏睡了好幾個小時，等到醒來後，已是華燈初上。獨自一人漫步在這個城市，思忖著城市的下水道中，淤積了多少感情的雜質，這肯定不是一個令人舒服的答案。師從德啊師從德，你這個老闆伙都將近五十歲了，難道還不明瞭嗎？諷刺的是，我也是其中一份子！

回到家後，我爬上了小閣樓，找到那個再也熟悉不過的紙箱。春天的夜晚涼意颼颼，找了個大鐵桶，我把紙箱整個丟了進去。紙箱裡的東西散了出來，像一團枯萎的花，拿起唯一一張和師從德的合照，我點燃了火源。火勢如同飢餓的野獸般狂竄起來，我抬起頭，看著天上的星星。

（下）

2010/09/27